

降魔记

沛羽 翎箭著

3010



降魔記

沛羽、翎箭 著

甘肅民族出版社

一九六五·蘭州

降魔記

沛羽、翎箭 著

甘肅民族出版社出版（蘭州市農民巷12號）

甘肅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2號

寧夏日報印刷廠印刷 甘肅省新華書店發行

★

開本：787×1092毫米1/36·印張3 $\frac{1}{18}$ ·51,000字

1965年12月第一版 1965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57,200



統一書号: T 10126 · 12
定 价: 0.30 元

目 次

第 一 回	羊毛細軟牛奶甜 才卡阿媽心欢喜	1
第 二 回	加本点火惑人心 才卡烧起两柱香	8
第 三 回	华洛桑跟踪追謠言 加本西弃职失羊只	17
第 四 回	民兵队员現場作决定 登珠格让背后施阴谋	28
第 五 回	民兵星夜探狼窝 恶魔乘机放起火	36
第 六 回	华洛桑舍身救羊群 美灵女深夜报敌情	45
第 七 回	飞馬医院探旦曾 迷路人喜見明灯	55
第 八 回	牛鬼蛇神狗急跳墙 降魔英雄巧施妙計	64

第 九 回	反动活佛当众現丑态	75
	公社社員奋起驅妖魔	
第 十 回	才卡阿媽痛訴階級苦情	87
	且會才让慎揭宗教罪恶	
尾 声	两柱香变成一柱香	97
	牧民們一心永向党	

第 一 回

羊毛細軟牛奶甜 才卡阿媽心欢喜

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初。一夜呼呼的西北风，给甘南草原鋪上了一层洁白的冰霜，宣告寒冬来临了。旧社会，这寒冬对草原上的牧民来说，是个最可怕的时日。那时，流行这样一句话：“夏餓、秋肥、冬瘦、春死亡。”——那成群的牛羊马群，最难熬过这可怕的冬天！如今跟那时可不一般了。自从草原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，牛羊便一天天增加，牧民的生活逐渐得到了改善，真可说是“人畜两旺，幸福吉祥”。怪不得那些牧羊的姑娘，赶牛的小伙子，每每碰到一块，就会纵情地歌唱起来：

瞧！小伙子眨动浓眉，扬起头儿，笑眼唱道：

蓝蓝的天上彩云飘，

地上的牛羊满山跑；

彩云没有牛羊多，
牛羊日增月月添。
妹呀，
生活蜜样甜。

姑娘嗨嗨一笑，唱道：

蓝蓝天空彩云飘，
地上牛羊满滩跑；
彩云下面牛羊多，
幸福随着日月添。
哥呀，
好日子还在明天。

小伙子又唱道：

羊毛细软牛奶甜，
羊离青草死眼前；
青草离了春风吹，
根压土底不见天。
妹呀，
那该多可怜。

姑娘唱道：

羊毛细软牛奶甜，
羊离青草儿死眼前，
春风吹动草芽长，
哥呀，
人民公社是幸福的天堂。
……。

的确，人民公社的好处是唱不完的。先不说别的、远的，只说说咱桑科草原古德牧业大队的事儿。早年，这个牧业队有七、八十户人家，牛羊几千头。多年来，遭到牧主、头人、反动活佛、喇嘛的盘剥敲榨，日子就苦得过不下去了。牛羊一天天的败落，人口一天天的减少，到解放那年，牛只剩下了几十头，羊只留下了千把只。人呢？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只剩下四十多户了。幸亏党和毛主席，把牧民们救出了火坑。人民政府又帮助牧民们发放救济款，开展了公平合理的民族贸易，这牧业生产才又一步一步向上升。可是在合作化以前，一家一户的单干，虽说有政府的接济帮助，那生产发展的步子，仍然像老牛拉破车，慢腾腾的厉害哩。

一九五八年，党中央在北京制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。总路线的光芒照到了草原。毛主席提出了

人民公社化，人民公社像幸福的种子撒进了牧人的心田。草原上很快就实现了公社化，这古德牧业大队呀，也一下坐上了人民公社这座幸福的船。嘿！你看吧！自从人民公社一成立起，这牧业生产的发展，不是在走，也不是在跑，而是象插上双翼在展翅高飞。原来只有四十多户的人家，现在发展成了九十多户；原来几十头牛，现在发展成了五百多头；原来千把只羊，现在发展成了二万多只。同志们，光看这个数字还不解决问题。眼下，古德牧业大队的牧业生产还正在向前发展哪！

你看，今年刚入冬，他们就搬回冬季牧场里来了。全队九十多顶黑色的帐篷，搭在一块平平整整的洼地上。洼地四面环山，向阳背风，真是个理想的冬窝子。

牧人们为了保证牲畜安全过冬，眼下都紧张地作着各种准备。你看，年轻小伙子们正在挥镰割草，为牛羊牲畜储备冬天的饲料；山沟里的牦牛运输队正驮着饲草，络绎不绝地向冬季牧场拥来。刚刚搬到冬窝里来的这些牧民们，也没有空着手。他们连自己的帐篷都不管，先开始为牛羊赶修各式各样的棚圈。生产队长华洛桑，更加是忙得不可开交。他一会儿要去迎接驮运饲草的牦牛队，一会儿又要来检查牲口棚圈

的赶修情况。在他的亲自带动和领导下，这古德牧业大队的备冬工作，真是作得井井有条，头头是道。特别是这冬季牲口棚圈，简直就像修洋房似的。那么整齐，那么好看；在马圈的四周，都安上了草槽；在宽大的羊圈旁边，专门修了圈管羊群的小套间。为了避免风保暖，在树枝编成的圈墙上，普遍都厚厚地搽了一层牛粪。华洛桑看到这些，禁不住心里快乐脸上笑，称赞地对社员们说：“乡亲们，这叫做人民公社是天堂，连牲口牛羊也住新房”。一句话落点，逗得社员们哈哈大笑。接着，各人又忙起别的活路来了。

牲口棚圈搭好，辛勤的社员们又返过头来整理安置自己的帐篷。这天，华洛桑帮自己的阿妈把帐篷搭好，把帐房内安置好，便笑嘻嘻地对阿妈才卡说：

“阿妈，咱家这就收拾好了。我现在得出去，帮帮那些五保户和人手不够的户，你先在屋里呆着吧！”

“什么？你，你，你……”阿妈不想让儿子走，她想把儿子留在家说几句话，但话还没出口，儿子早迈着大步走出帐篷去了。阿妈便朝着他把嘴一噘，指着儿子的脊梁骨，抱怨地说：“你呀，就知道工作不知道家。”

才卡阿妈只生了这一个儿子。爱的是他，疼的是他，一切的指望也是他。平时，谁要是说起她的儿子

来，老人的话，便像那小河流水似的“嘩啦，嘩啦”沒有个完。她对自己的儿子，打心眼里说，样样都滿意。可就是这一宗：“只忙工作不顾家”，很使她不高興。看他，二十八的人了，个头长得又高又结实，像一头雄牛似的，可到现在还没有娶个媳妇，你说这像啥话。

这阵儿子走远了，才卡阿妈便回过身来，蹲在那帐篷中间的长灶旁边想心事。她猛抬头，望见对面挂的日历，上面用蓝字印着“1962年12月1日”六个大字。阿妈虽然不识斗大的字，但这洋码码费了不少的心血，总算能勉强认得了。她屈指指头数着，“今天，明天……啊，后天就是三号。”三号，这是古德牧业大队全年劳动成果的分配日期呀！

阿妈一想到这个日子，心里乐滋滋的，不由脸上挂起了笑窝。可不是吗？全家两口人，儿子是个好劳动。阿妈自己呢？托毛主席的福，虽然年过六十，可你瞧，这胳膊和腰腿够多结实呀！在牧业队上，阿妈还是个挤奶的好把式呢。不要说那些和自己年纪相当的妇人们，就是年轻的媳妇和姑娘们要和阿妈来比一比，也还够她们使劲的呢？这样两个劳动力，一年该得多少工分呢？阿妈虽然不会写字算帐，可她却有个妙办法在暗暗的记着。她在自己藏着佛爷画像的柜子

里，取出一个油光油光的彩釉陶罐，陶罐里盛满了羊粪蛋。老人便用这记工分，一个羊粪蛋便是一个工分。她把羊粪蛋倒在自己的皮袍大襟里，细心地数着。“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……”老人越数越高兴，好像那数的不是羊粪蛋，而是一颗一颗的珍珠。听儿子说，今年每个劳动日能合一元八角钱。老人再细细一合计，呵呵，我才卡家要发财了。

老人自言自语地说着，心里甜滋滋地笑了。她望着毛主席像，规规矩矩地跪下来，合起两个手掌，虔诚地暗暗咕哝道：“毛主席呀，托你大圣人的福气，我才卡家翻身了。有了人民公社，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好了。雪山上的松柏万年长青，你给我们的恩情永世难忘，让我千年万世为你祈祷，祈祷你万寿无疆，象雪山上的松柏一样万年长青。”

老人正在一心一意地念着，突然帐帘拍的一声开了。她以为是儿子华洛桑回来了，怕儿子笑她用老办法行新事，便赶忙放下双手，拧过身子。一看，只见来人长得又高又胖，圆脸大眼，头盘辮子，手提捻珠，慢步朝才卡阿妈走来。

第 二 回

加本点火惑人心 才卡燒起两柱香

来人名叫加本西样，是队上的一个富裕牧民。早年，他曾在那大寺院里担任过管家，解放后的第二年还俗了。回到队上一直不好好从事生产，常常搞一些投机倒把、欺哄骗人的事。一九五六年，草原实现合作化，他不仅自己坚持不参加，还鼓动了一部分落后牧民闹单干，把牛羊赶到夏河去作生意。一九五八年，大跃进的浪潮在草原上翻浪，加本西样伙同被管制的反动头人造谣生事，曾遭到队上大辩论的处分。人民公社成立时，他更是惹事生非，到处造谣说：“人民公社不合佛家的宗教经典，逆天行事，藏家必遭劫难。”后来，经广大群众多次斗争，他才当众承认错误，并受到了政府管制的处分。但是，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”，没多久，乘着我国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的当儿，他又大搞起投机倒把生意来了。此刻，他

走进才卡阿妈的帐房，见阿妈跪在毛主席像前，虔诚虔诚地祈祷祝福，就满肚子的不高兴。可是，面对这个生产队长的母亲，他又不好直接干涉，便装模作样地干咳了两声，两颗牛子子大的眼睛，滑溜溜地望了望帐房，说道：“嘿嘿，才卡老嫂子，你敬起了毛主席像，可忘了……忘了佛爷。嫂子，忘了佛爷，你可小心灾难临头呀！”才卡老人一听慌张了，吱唔了半天，才说：“……佛……佛爷我哪能忘了。”才卡阿妈确是个忠实的佛教徒。虽说解放十多年，儿子又跟她进行过多次说服教育，可是老人始终不相信年轻人的话，她说佛爷权威大，掌握生死大权，不敢不敬。后来，实在因为儿子闹得厉害了，她才不敢在儿子面前公开敬佛。可暗地里，她却总是少不了给寺院送一两斤酥油，烧一两柱香。当然，才卡阿妈信佛是信佛，对人民公社、对集体经济，却一直是一个心眼：积极地拥护赞成。所以，见加本西样在这个时刻贼溜溜地走进了她的帐房，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点反感。便说：“都……都在忙，你……你……”

“我……嘿嘿……我是才从寺院里拜佛回来的，顺便到这儿看一看。”加本西样知道老人是忠实的信徒，一说这话准会引起她的注意，便信口胡乱地扯了一个谎。

“寺院？拜佛？”老人一听见这几个字，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恐惧的敬畏心情，不知不觉地合起了手掌，嘴里念念有词地咕哝着。

“老嫂子，象你这样虔心诚意的信徒，眼下真是不多了。可惜，你的心是虔诚的，只是跪错了地方。”加本西样见老人对佛爷的宗教感情被他煽动起来了，便乘机加了一把火。

“啊！我跪在……”老人看自己仍跪在毛主席像前，便慌忙说：“唔，佛爷还在箱子里。”

“哈哈，你呀，真是老糊涂哩。”加本西样手捻捻珠，慢腾腾地说道：“普渡众生的，是我们大慈大悲的佛爷；养育我们藏人的，是广阔无边的草原。我们藏人的生活要过得平安自在、吉祥如意，心里就只能信一个佛爷，跪拜一个佛像。”加本西样见是个机会，便在胸口大襟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骨雕佛像，闭起眼睛，合起双掌，默默地磨动着他那厚嘴唇。那微弱的声音，象秋天后半夜的蚊子，嗡嗡嗡嗡，阿妈根本听不清他念的是什么经文。半天，他总算念毕了，便来到阿妈的长灶跟前，向那咕噜咕噜翻滚着的羊肉锅里瞧瞧，用鼻子哼哼，又斜眼膘一膘阿妈，那神情好像是说：“穷鬼，你倒过起人的生活来了。”

阿妈听了加本西样的一席话，那一颗心儿，早被

掀动得“格当”“格当”地直悬乎。于是，好像是要当着加本西样的面向佛爷表白似的，她向前凑凑，悄悄地对加本西样说：“加本西样，别人的心是怎么样，我才卡不知道；可我自己，心里从来没有忘记过佛爷。不信你看——”

老人忏悔似地说着，打开了小木柜，取出那个不知名的佛爷画像，当即就在帐篷上面挂起来。

“好哇，好哇！”加本西样见老人一片虔诚，脸上堆起了得意的奸笑。他一边赞不绝口地称道着，一边又装出很严肃郑重的样子，轻声说：“我们不忘记佛爷，佛爷也不会忘记他的子孙。只是如今的草原上，人心变了。许多人离经叛佛，违佛行事，佛爷最近可是放出了话呀！”

“佛爷放出了话？”老人一听这话，顿时被吓得脸色灰白。看加本西样的神色，佛爷这话准是凶多吉少。“唉，怎么办呢？”老阿妈不知不觉地合起了双掌，嘴里一鼓劲儿地祈祷着。半天，才怯生生地向加本西样问：“佛爷放出了啥话？”

加本西样见老阿妈全被他一片鬼话镇住了，便越发装出神气的样子，闭眼合掌，做作半天。然后又探出头去向四外望望，小声说：“佛爷发下话，如今世道大变，人心不归，众人受骗，好人受欺，不信佛的